

## 01 上好鼻的臭臊味

張涵婷

「倚山食山，倚海食海」，澎湖四箍圍仔攏是海，所以有真濟人攏是看海咧食穿，阮阿媽就是咧賣魚的。逐工天才拍痞仔光，伊就愛騎 oo-tóo-bái 去漁港標魚佮賣魚。寒天風 siù-siù 叫，我閣咧包棉襪，伊已經出門矣，實在足辛苦的。

阮阿媽標魚佮賣魚的工夫攏真厲害，伊定定佇阮面頭前尻川翹懸懸咧臭屁。「我今仔日標魚疊人佺濟？予恁臆看覓？一箍！才一箍！有厲害無？」阿媽定定半賣半相送，而且閣袂共人食秤頭，生理好甲沖沖滾，規魚仔市的人無一个毋捌伊的。伊賣的魚百百種，熱天小管仔上濟；寒天當然是上好食的塗魷魚。

雖然我愈來愈大漢，學校的功課嘛愈來愈濟，毋過我上期待的就是放假的時陣，去魚仔市共阿媽鬥相共。我兩鞋穿咧、帽仔戴咧，遠遠就大聲喝：「阿媽，我來矣！」阿媽喙笑目笑共人紹介：「這阮孫啦！全澎湖山上古錐的。」「來喔！來喔！現流仔，逐家緊來買喔！」阿媽負責剖魚，我負責提橐仔共人客貯魚佮鬥收錢。阿媽喙焦，我提涼水予伊淋；我腹肚枵，阿媽買雞卵糕予我食。毋知啥物原因，今仔日生理特別好。逐个人攏呵咾講：「恁孫哪會遮爾仔勢。」

阿媽聽了心花開，就偷揜兩百箍予我做私奇。

我偷偷仔共恁講一个祕密，其實我真驚臭臊味。雖然魚仔市有臭臊味，拄開始我真袂慣勢，喙罨掛牢牢。後來我發現佮阿媽那賣魚那開講，其實啥物味嘛攏無鼻著。阿媽的身軀嘛定定有臭臊味，毋過我知影這是阿媽疼惜我的滋味。見擺伊若看著上鮮上肥的魚攏會先留落來，人客想欲買，伊會講：「真歹勢，這尾魚是欲留予阮孫食的，無欲賣啦！」見擺伊若下班，身軀猶未洗，就會共上鮮的魚提來阮兜，閣交代阿母一定愛煮魚湯予我食。阮兜的冰箱有滿滿的海產，食都食袂完。

自細漢我就食魚食到大漢，澎湖的海產予人呵咾甲會觸舌。你若是來澎湖迤迤，會記得來共阮阿媽交關喔！

## 05 蛇蜚阿祖

曾菁怡<sup>1</sup>

彼工欲暗仔，阮共一包猶未食了的鹹酥雞囿佇桌頂，規家伙仔就出門去運動。轉來的時已經暗矣，看著桌頂彼包芳貢貢的鹹酥雞，隨閣感覺枵饞起來，想講來食一下仔啖糝咧，結果今仔共徙振動，幾若隻親像我尾指遐爾大的蛇蜚就對內底趕出來，動作猛掠對四面八方旋去。雖然規个過程干焦幾秒鐘，但是已經造成驚天動地的效果，我彼兩個阿姊吱吱叫的喝咻聲，強欲共厝頂掀開！

蛇蜚敢有遐恐怖？老實講，我對這種蟲豸有淡薄仔佩服。老師捌共阮講過，幾億年前，蛇蜚就佇咧地球生活，算起來會當講是活化石。毋過大多數的人對伊擺無恰意，可能伊紅紅扁扁的外表無真嬌，閣愛無聲無說趕來趕去，兩枝鬚不時都撇咧撇咧，予人毋知伊咧想啥，嘛毋知伊紮落來會有啥物動作。猶閣有一步禰，蛇蜚是會飛的蟲豸，伊無親像蝶仔按呢飛起來若跳舞的仙女，予人看著心情就爽快，顛倒是像呷捋揀的檳榔粕按呢飛來飛去，予人看著就想欲提淺拖仔共𢵮落來。

阮兜干焦阮彼兩個阿姊驚蛇蜚，對個來講，指頭拇大的蛇蜚敢若是會食人的暴龍，逐甲個無地覘。有一擺阿姊的房間傳來 pin-pin-piàng-piàng 的聲，過無倂久就聽著個哀

爸叫母咧喝：「救人喔！救人喔！」我一下入去個房間，阿娘喂，規个房間若戰場咧！椅仔、桌仔歪膏掙斜，課本、文具掖甲規塗跣，電風嘛毋知予啥物物件撼著，頭煞歪一升。兩個阿姊枕頭摺牢咧倚佇眠床頂若釘根咧，目睷睷彼隻停佇壁堵的蛇蜚。蛇蜚的翼一下展開，阿姊個就開始吱吱叫，佇眠床頂跳來跳去。

我隨褪一跤淺拖仔，講：「免驚！我來救恁矣！」我共彼隻蛇蜚飛行的路線相準準，按算提淺拖仔共拍落來。毋過伊敢若知影我的心思，逐擺都早一步閃過我的攻擊。我舞甲怦怦喘，彼隻蛇蜚顛倒看著老神在在，敢會是咧對我耀武揚威？

落尾我心肝掠坦橫，相準準就提淺拖仔大力共擊過去，啥人知影，阮二姊哀一下講：「你哪會提淺拖仔共我擊啦？」

---

<sup>1</sup>曾菁(Tsing)怡



## 06 著獎，趁私奇

鄭昱蘋<sup>1</sup>

禮拜日早起時，我咧準備隔轉工上課欲用的鉸刀，頂屨一下開，竟然是規屨的發票。我將遐的發票提起去桌頂，毋知欲按怎處理？阿母看著，叫我共遐的發票提去擲掉。

「欸，遮的發票會使對獎，有錢通領呢！」阿母講：「袂著啦，我對幾若百擺，毋捌著過一擺！」「袂著？抑無，你留遮的發票欲創啥？」「Mh……無定著……會著咧！」

「阿母，無，後擺囡佇屨仔底的發票我來整理，予我來對，啊若有著有獎金，就算是我的私奇喔！」阿母聽煞，行來到我的面頭前對我講：「啊若準予你著一千萬，到時你欲按怎分？」「啊你毋是講真歹著？」「凡勢你有雞屎運咧！」

「好，你免緊張，若準真正著一千萬，我一定予你去領。啊若干焦著兩百、一千的，就算是我的。母親大人，按呢會使袂？」阿母頭頷一下，越頭行轉去伊的房間。

因為政府有規定，發票按開獎彼一日開始算，三個月有效。若超過時間，就算著一千萬嘛無法度領，所以這堆發票，我先照時間來分，便超過半年的攞先擲掉。上尾桌頂賭百外張的發票爾爾，有影是真厚工的工課，紮落來才是緊張的時陣。

我先對手機仔頂面，將頂兩個月著獎的數字寫佇紙面，

才提發票一張一張沓沓仔對。「無著！無著！啊！差一號！閣無著！」對到賭十外張的時，我心內暗唸：「財神爺、土地公，恁著有靈有聖，保庇我著大獎啦！」緊張、緊張，刺激、刺激。這張「0423」？有矣、有矣，我著大獎矣啦！

阿母對房間從出來，「按怎？我有一千萬通買厝矣乎？」我對阿母反白睜，勻勻仔行對伊的面頭前，「阿母，中晝免煮，我請，我著一千箍。」

我共發票先和阿母換一千箍，另工伊才提著獎的發票去換獎金。彼下晝食完咾煞，猶有賭四百箍呢。阿母使目尾叫我共錢充公「無喔！照呼照行，賭的攞是我的私奇！」

咱去買物件提的發票，千萬毋通當做糞埤共擲掉，無的確一張十箍的發票，就會當予咱著一千萬做好額人喔！

---

<sup>1</sup>鄭昱(Iók)蘋